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鄧友雲

太平治迹統類卷五

宋　彭百川　撰

太宗聖政

太平興國二年闕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又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之具矣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闕諸國盡焚其圖籍惟蜀江南最多得蜀書一萬江南書一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

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廬檄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皇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也即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于内庭 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

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及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我太祖升侑焉　六年三月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

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政武德司為城隍司上嘗遣武德卒潜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切為陛下不取上遂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　庚戌上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册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

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
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
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
宥之文遂定　七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
人郭贄並叅知政事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
帝多自尊大深嚴宜誰敢犯顏言事葢不降情接納是
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
若賞罰無私内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

亦不為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六月闕刪正之或薦王溥成都王著有闕充翰林侍讀冬十月闕兵者不祥之器聖規戒每退闕正道以齊闕矣更俟五七年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闕是月改講武殿為崇政殿闕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闕度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闕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

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一日又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葢欲察官吏善惡民間疾苦然所命者官髙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無過但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茍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十利劔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

理朕孜孜訪問正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佐太平之理然於揀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賢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參政郭贄坐事黜之荆南中書惟趙普宋琪等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李昉宿舊上以琪先入庚辰以琪為　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政　八月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録　官制門　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

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税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猶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州縣處賦稔違期日行鞭箠民亦俟檢覆改鍾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内外政事漸成條貫遠

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曰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為已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十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于已厲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以參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嘗謂曰世之治亂在賞與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闕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闕疑多遜屢諸昉人或告昉闕上語及多遜事昉闕直一錢昉始闕

朕布素時闕碑之卧治因詩導之對曰普昨至中書謂無階上答庶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李穆吕蒙正李至並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為

右諫議大夫同簽事樞密事上因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優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好嚴肅故兹獎推公也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太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朕雖浮泛之說亦以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于心得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藴蓄

矣或所言不中程度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每行之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代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聽臣等以事無長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我聖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雍熙元年三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茍非其人則民受其

禍闕　乙丑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上因曰春氣暄
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
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是日羣臣奏事退上謂
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
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
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虛懐聽納所
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
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

勤儉終則乃忘其艱難怠為逸豫不恤士衆妄生猜忌
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為戒　丁丑乾元
文明二殿災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灾于正殿
蓋示譴于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
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
足斁政經中外羣臣各期無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
直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令之諫者茍能切
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

事分别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旒黈纊于今世則未盡理國之理宋琪曰闕所以高視廣聽導達物情陛下闕伸理之官吏惰慢者闕不倦遂致和闕或知民闕壅塞故闕辞狂悖上不之罪闕帝王多以尊極自居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搉時事蓋欲使卿等直道而行杜絶請託勿以衆口闕上謂宰相曰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

委之胥吏民不冤法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𦘕獄必須躬
親不得專任胥吏　八月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
上者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辭多狂妄上弗加責　九月
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
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數事以答天意　癸巳嵐
州獻牝獸一角似鹿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
上曰珍禽奇獸奚益于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
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

以食為命故知儲蓄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急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且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

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茍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於上意于是上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沿邊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于

真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于聲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　左拾遺真定王化基常樂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五畧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即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湜時皆為著作郎直史館上闕人息錢別賜錢三十萬償之闕任每命一詞臣必密加諮訪察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闕聞人言

朝廷命闕容易哉

端拱元年正月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詔曰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豐稔人無疾疫第今茲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二月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並置女樂等事皇上于是召翰林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

為辭庶幾得體　庚子昉罷為右僕射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為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

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襄王元份為趙王益王元傑為劒南東西兩川節度使　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長自深宫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巳勵精聽甲納諫每著一衣必憫蠶婦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決庶政豈敢憚于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于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巳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王沔為

戸部侍郎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張宏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上謂宰相曰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于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縣至廣生齒甚衆每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埜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恱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為蒼生建長久利寧

憂和氣不降也　已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叅軍礪鄠人周廣順時初遊澶州持所為文謁世宗常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覩宫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人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揔三千餘衆礪升謁案置籍録人姓名礪見已名冠首王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也天尊笑曰此去四闕寤而志之礪後受命謁藩府知闕里又請對曰全卿勿以為慮官考

課仍奉朝請特賜闕精求理欲文讜論以致太平患闕

上　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百職交修用熙于

庶政而有位之士頗尚於宴闕之任率多于拱默期格

于道不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規箴任司獻替至

于政教之堙鬱典章之闕漏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

所隱其後上封事者頗衆　上謂李惟清曰朕讀漢書

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帝天下平治指論時事尤

為剴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

鯁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
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彥盈庭者矣若言事
中理少賜奬拔苟不嫺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復
出矣上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
再三省覽求其理道或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
事乖寢而不採未嘗加罪葢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
大事知大體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御史中丞常劾
奏開封尹許王元僖不法訴于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

丞故被鞫願賜寛宥上因曰此朝廷議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讁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十月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不于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十二月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茲弊暨朕纂

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于春夏肅殺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二年正月癸巳詔文武臣僚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江南溫仲舒章獨先上上大悅乙未賜仲舒金紫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上

曰此官豈所以待凖者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常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抗者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閲視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哉以冀府記室參軍畢士安對上曰正合吾意闕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闕參切疑大限非遙深恩闕山河至廣郡縣尤多闕息防微慮

患必資闕此時機務須藉闕焦勞之慮千官先翊闕同
僚共事非無謹畏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闕臣切見
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闕公私識者盡為當才在朝歲
月未久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闕當凡
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闕奸邪正
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
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
功臣此疏特乞留中所貴全係君恩無貽衆議復以劄子

言齊賢德義素為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榮半身入土未諳答報常恐參差懇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覬茲方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則社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分之一也

甲申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甲子上謂宰相曰自古未常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隆則君子道長其晦

迹丘園蓋畏小人用事耳有國家者尤宜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為犧牲焚于烈火不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時普被病請告即以授呂蒙正等于是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來躬親萬機勤恤民隱未常有纖微之失蓋臣等調燮無

狀致此愆尤漢制水旱策免三公臣等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賢者路上慰免之 十二月庚申詔自後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無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無稱朕比欲止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 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覆尊號不許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許之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病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冬十月乙巳賜知白州蔣元振絹米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州　又賜知鄆州項城縣姚益恭絹粟益恭居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遮道不絕益恭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項城闕數十人三遮轉運使乞留闕益恭未代採訪使言闕書監李至

進新校闕人君當淡泊闕馬朕年長宅无闕之不善者改之斯可闕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闕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闕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月辛巳以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兼樞密副使温仲舒寇準並為樞密副使初王沔怙恩招權齊賢陳恕薄其所為二人在中書沔不安慮百官以中書舊事告齊賢巳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樞密並於都堂請見不

得於本廳揖延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即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右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皆非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容淺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左正言謝泌數上章奏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藎丙辰擢左司諫賜金

紫幷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七月已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致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于下豈非四方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叅官十七人分詣諸路决按刑獄是夕雨庚戌宰相率百官稱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

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益陰陽之數非朕之罪所憂者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公卿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惶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　六月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物今見其勢甚盛必恐害其田稼朕將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

策可去闕頻雨則不能飛為灾與否庶故當感通天地
臣等闕蝗盡殪一時京師闕城臣門置常平以參官闕
九月壬戌詔以闕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時和歲豊萬
姓阜康朕之願也上表終不許　己未上幸秘閣百官
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闕殿前都指揮使戴興
等宴飲縱觀羣書上意闕知文儒之盛也　十月戊寅
詔諸道知州通判釐闕朝官令録判司簿尉等有治行
尤異吏民畏服及居官廉恪蒞事明敏闕訟衰息倉廩

餘羨冠盜剪滅部內肅清詔令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
驛赴闕親問其狀各加旌賞云云　二年八月上因謂
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可懼也帝王用心常
須謹此　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
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出任轉運使甚
得時譽及為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
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
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

此知古曰陳恕告臣上怒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嘗謂近臣曰近有人言儲貳事朕觀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臺隸輩朕亦自擇揀不令奸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已亥命左僕射李昉參知政事張齊賢並平章事翰林學士賈黄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曰李沆風度端凝貴人也未

幾遂與黄中俱蒙大用焉上嘗召見黄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謂孟母矣作詩賜之班賜甚厚庚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　十月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上甚嘉之　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翰林學士

三年正月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令釐革務平議獄訟漕轉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上

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賴羣才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自檢美替而歸則馴致身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坐右規誡初内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崇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按禮諸祀不廢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四年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配二月上

以江淮兩浙闕恐攘奪抵冒禁法乙卯考功員外郎直
秘閣闕處宣達朝旨詢求物議使得上聞案決庶獄闕
宜官吏有罷軟不闕未便亦許條奏凡朝用悉出于三
司故費闕以愛民惜費為本闕多闕食請格殘税闕惜
若實惠及民雖每年闕削貧民安得良吏為朕規制使
闕意乎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闕平
税賦招集流亡惠恤孤窮窒塞奸倖及民間未便等事
共為一狀附疾置以聞宅有所見聽別上疏論列委中

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悉取當議旌酬茍務因循必申懲責　四月壬寅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臣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日事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上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六月壬申知樞密院事張遜同知院事寇準並罷二人不協上怒故貶遜而罷準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

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于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唯朕能曉之　秋七月先是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已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八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因擬作

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
欹器屬小黄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
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至
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
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九月是秋自七月初雨至
是不止壁壘廬舍多為之壞物價踴貴近甸秋稼多敗
流移甚衆陳潁宋亳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

愆伏罪由公輔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惶懼拜伏

黄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冬十月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黄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温仲舒並罷守本官先是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疏曰昉因循保位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于色昉居相位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

晏然無引退之意劄中臺僕射之重百闕重不倖因而授之闕易簡外坦率在翰林八年特召見李沆在易簡下先參政事上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賈李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遜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顧準厚既行念常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宜以為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如初其後有以揣帝且復召
準用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痛飲未
知亦念陛下否上嘿然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
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
心讀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
空持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
政為無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牟暉擊登
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

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怨民矣　閏十月丙午上曰清淨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於汲黯卧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淨之治以鎮之　十二月南至

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為治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

日為善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懐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丁卯宴近臣于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勞還宴于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為閤門使白太祖

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　五年正月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星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問益急蒙正終不易上曰卿何執耶

必為我易之蒙正因固稱其人闕以害國闕徐闕用闕嘉其有闕善好直詠王嘗闕觀之衆皆褒嘆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坦曰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非血山而何上亦為假山未幾有以坦言告於上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踰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

增損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岀此必爾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笞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宫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　上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

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盖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寄正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黄老之道　五月上語近臣曰朕雖德媿前王然于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况唐末帝主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由得知每一思之誠可深痛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世帝王專

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于奉行聖旨臣常欲與同列等言實深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又曰唐末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令臣言得一事趙昌言當時日開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儒因循之人

並與諸州副使分司兩京或且給俸禄不與差遣然後
輩又如何消國家之食禄也以户部員外郎魏廷式自
陜西至益州同勾當轉運事廷式後當入朝奏事上曰
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餘里外來驛而至以機
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
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八月以劍南招闕招宣
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闕賊功中書建
議欽以為宣徽使上闕矣不欲宦官干預政事宣闕它

官宰相懇言繼恩闕相等因命翰林學士闕立在昭闕薦闕亂後闕元侃為開封尹　元年八月日上謂闕不擾之耳得人心莫若先以清静推是而行則虎兕亦當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信哉斯言也爾宜識之　乙亥以諫議大夫寇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常諭之以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

兵部郎中喬維嶽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嶽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道之㫖　十一月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學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敝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于逢迎上卒喜之　丁夘日大雨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於其中

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乎朕常謂求賢之道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令獨舉一二人是天闕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餘利臣等每于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

鄧艾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俱在望選稽古通今之士分為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因詔以官倉放數十萬石代京畿及内郡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廪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可矣

夏四月己未吏部尚書平章政事吕蒙正罷為右僕射

參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官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耳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官僅十四年至是驟被奬遇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闕端罕所建明一日出內手闕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謹闕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闕月翰林學士闕

足補濡徒步來謁闕虧價者上曰闕巳卯詔重造州縣二闕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闕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闕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二闕上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冠準自青州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唯陛下擇所以付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至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上聞之趣宮中語后嬪九宮皆前賀冠準常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

坐事决乃退上喜歎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徵也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禮太子見必拜動皆諮詢至等上表懇讓不許至等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或有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禮與讀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

不假朕多訓耳至等頓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羣寇剪滅顧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以來鍾兹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朕為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經外勤戎畧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並躬親裁斷普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經粟流行朕豈望纔經災歉之後便覩兹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紀

綱大壞朕承喪亂之後居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滕口咸以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揺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視始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宇晏清法令明著四海遵朝化百司絶姦宄固亦無慚于前代矣　二年春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月李昉卒謚文正閏

七月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闕外剛雖談忠信而履行頗辟所以真偽闕敗其在官黷于貨賄罔畏刑辟師闕州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闕州民謂之羅端公即可闕為給事中先是闕重其闕準闕怒以中書劄闕忿曰上日閲萬機寧察闕疏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闕準力爭不已又論曲直于上前上闕州極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上欲召還準闕徙知朗州道

改通判廣州準旣罷極以母喪請內徙闕命知洲闕

九闕右僕射宋琪卒禮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吿謝日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誡約深切易簡垂淚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乃親批答以申獎勵又草書戒酒二詩賜易簡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十二月巳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三年正月丙子以戸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

政事上不豫化基因入對備言頤生服餌之要翌日上語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為朕言之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于便殿三月壬辰不視朝癸巳崩于萬歲殿温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于柩前

太宗經制契丹

上自即位與契丹繼好闕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太宗親征太原次邢州契丹遣使奉書問起居已而數萬騎入寇以援太原至石嶺關南

郭進大破之太原平上將遂伐契丹諸將皆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侯崔翰獨奏曰此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往發鎮州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為鄉導遣浚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丁卯上躬擐甲冑率兵次岐溝關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東易州即岐溝關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守正先至涿州擊狄破之生擒五百餘人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

以城降已已次鹽溝頡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庚午至
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上親率兵
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宣
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癸未幸城西隅督諸將
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兵屯東
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
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狄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
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輸轉四

達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師徐還乙酉次涿州丙戌次金臺驛内供奉官嚴承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車騎徑往至則諭以方略衆遂定反命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庚寅命崔翰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漢瓊屯鎮州崔彦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九月癸巳契丹大入寇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廷翰帥衆禦之先陣于徐河崔進潛師出黒蘆堤北縁長城口銜枚躡狄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至上以

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闕右龍武將軍趙延進
乗高望之闕等方按圖佈陣相去百步闕謂翰等曰主上
委吾闕若此而吾師星布合而擊之可以闕等曰萬一
不捷則闕其責翰等猶以擅改闕隆曰兵貴適變何以
預料闕之翰等意始決于是分為二闕戰大破之狄衆
崩潰悉走西山投闕計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
千餘匹闕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甚衆闕
午捷聞手詔褒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丑關南言破契丹兵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南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十二月丁丑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都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上奏曰北狄居邊自古為患秉秋入塞往往有之一旦輙率師徒來擾疆場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維兹部族畏威

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久陷外邦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徯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薦遇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兹寒冽益復罷勞况今敵騎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燿威容固足懼彼軍心亦恐勞於大駕伏望申戒羽衛旅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勑邊郡廣積軍儲嫺習武經繕修攻具竢府藏之充溢

洎閭里之富饒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於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略云擇卒莫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北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受偽命其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

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者委長吏奏聞如敢徇蔽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薊據地之儔沙漠𦶢聚之衆擒之則屈膝在術內爾

六年春正月丁卯三交闕絶闕之所保多由闕使安慶以其族闕軼邊民以安和闕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七年冬十二月契丹主明扆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

緒立尊母蕭氏為太后改遼為契丹年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八年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戍闕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剽掠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取之為世宗太祖刷恥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之肉也當其保堅城結北狄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狄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

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亡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狄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狄人甚懼威我軍主財吏盜官錢盡室奔入狄中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邀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獲燕薊當於古北口以關

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絶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處數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懐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雍熙二年二月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而奉之使數百萬黎庶之衆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居宰相皆遣令持禮

屈辱之甚也戎狄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
朕每思之不覺憤惋三年春正月戊寅先是知雄州賀
令圖與其父并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維昭軍器副
使劉文裕崇義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
伐太原而北狄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
河東之師幾為遷延之役且狄主年幼國事決于其母
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
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上初議親征給

事中叅知政事李至上言略曰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闕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之不肖恥在闕尚書宋琪上疏略曰臣有平燕闕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闕陘入與狄戰勝之斬首千級平城薛超體被闕庚辰制史趙彥闕曹彬進壁于涿州闕流矢督戰愈急狄遂敗

闕涿州潘美進圍涿州刺史闕降詔以希賛為本州觀察使闕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師衆來援行營闕忠謂重進曰狄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乗險闕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狄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决命部將荆嗣出西偏暮薄山崖以短兵接戰狄投崖而下手斬餘級狄勢衂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狄退屯土嶺裨將黄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為我救援當奪此嶺遂力

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洺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狄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却之狄來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百人狄衆二萬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譚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洺有兵二千願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狄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旗别遣二三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駈往鬭彼見旗幟

綿亘遠甚疑大軍繼至狄雖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狄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狄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都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胄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擒之狄氣奪曹彬入涿州遣步將湲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狄勢乙酉狄帥衆來攻繼宣擊破之于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匹殺奚宰相賀斯丁亥潘美轉攻應

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受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鄆州防禦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為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

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為右監門衛將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田重進破狄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壬寅米信破狄於新城斬首三百級狄衆復集信兵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信揮刀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闕等援之遂大破狄於新城東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闕宥之以鵰翼為為右千闕駕部員外郎梁裔闕贊善大夫馬務闕於飛

狐北殺首闕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闕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闕官宋玄並為殿中丞掌書闕仍舊職乙卯田重進至蔚州許彦欽等殺狄首蕭廸哩及其守卒千人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闕州團練使彦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狄境所向皆下廸哩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滅其豪傑歸狄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為狄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

數百里方從狄主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爲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欵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爲輦州廩給之存璋等既殺狄黨狄孫城難守乃盡率其民吏奔重進軍重進既撫之狄援兵大至副都指揮江謙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重進軍與狄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嗣力鬬狄始却遂空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

襲狄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狄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千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軍者優與存録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

遮狄狄 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狄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勿令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狄必

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升糧再往攻涿州狄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纔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狄首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餓遣使闕言乞降下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闕狄復兵排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闕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闕還師境土彬初欲令所部闕

州斌懇言涿州深入狄必不利不若以此萬闕彬從其
言令彬擁闕退無復行伍為狄闕及之我師大敗彬等
闕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
闕大夫劉保勲陷淖中其子隨軍常從其後盡力拯之
不能出遂俱死闕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詔録保勲
孫巨川闕正字宜子延世同學究出身癸酉潘美遣使
部送應州朔州將吏耆老等赴闕上召見慰撫之老人
皆云久陷戎狄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養不意餘年

重覩月日並賜以衣服冠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屯于邊召彬文及崔彦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疏諫曰伏覩三月中忽降使臣差搬糧草及詳勑命知取幽州邇後雖有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生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算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維兹部衆誠非我

敵蓋遷徙靡常難得而制自古帝王包之大度任其隨
逐水草益以信義結之耳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
附會蒙蔽睿聽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臣切見
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
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具
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重煩方畧百萬家之生聚飛
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失半兹所謂以明珠而暗
投又忌器之是慮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得少之中猶難入手

況是失多之外别有關心臣又聞聖人不凝滯于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而變生此不可不深慮也苟或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内地先困邊庭早凉狄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明頒詔連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户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馬往又何必

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于身不成則貽憂于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虚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刑章所貴詐偽革心忠良盡慮共畏三十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況臣未死寧忍面諛固知逆耳之言不是安闕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

國士之知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切禄闕明聖特賜察量又以劄子闕居民二皆客户昨來差闕糧至莫州典桑賣闕加善誘偶赴嚴闕役決定廣致逃移闕姦人但說契丹時逢闕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闕可狂討若彼能同意縱幼闕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和如闕不武此益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闕闕拾遺合專思于規諫天文歷家須預定闕誤失之由各員疎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又言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鬬志

一則彼有仇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捍禦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又言臣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于君臣情實同于骨肉是以凡關啓沃罔避危亡實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潜聞内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世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此民愁未定戰勢方揺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

徼類誤我至尊乞明驗于姦人願不容于首惡與言及此涕泪交流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于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威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駈攘俾蕃部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既妄取其郡縣更還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

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葢念彼燕民陷于北狄將救焚而拯溺非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勿以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背陛下親抒宸翰密諭宸謀臣竊審思信為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算固可平戎但不副天心致茲敗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物

之咸康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以無事為福他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與戎狄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固忠純上答觀者咸嘆其忠闕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闕衛上將劉延讓闕讓等皆宿將久罷闕並命八月初徙闕所部兵護送之時闕南北皮室及五神闕等曰令冦鋒益盛不闕令兵出大石路先入闕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闕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將與之戰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

州之衆保萬全矣_闕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賛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君先死矣乃引兵自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狄不擊蓋

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于狄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則無遺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為狄敗走侁欲争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撫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

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狄所擒其子延
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馬業初為狄所圍貴親射殺
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
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
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狄中乃不食三
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
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氊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
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

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儻鳥獸散尚可亡還報天子其衆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上聞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优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大同節度使賜其布帛千疋粟千碩録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貴子二人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號裕悦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延讓與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

努狄圍延讓數重延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
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延讓被圍繼隆退屯樂
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秉贇以部所闕至甲
而狄援兵復至贇引衆先遁延闕數萬人延讓得麾下
他馬闕平州團練使知雄州闕楊重進俱陷于狄闕素
知令圖嘗使諜闕路自拔幸君少留闕功私遺于越重
錦闕州賀使君令圖先出逆之至其帳前數闕邊事今
乃送死來耶闕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闕父子皆敗

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

丙午瀛州以敗聞延讓詣闕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延讓敗恐狄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官吏居民皆不悅其生事既而狄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嘆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寇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贇畏懦保

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狄遂却走循夷狄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居無何閒使為狄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衆為狄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衂于君子館令并之全師無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狄兵塞川齊賢慮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狄遥見

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贇已未漢贇以捷音來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鬭

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狄勢益振長驅入深祈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上以契丹頻歲入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繼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往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

八丁取一以備攮戎事非獲已臣等頗聞夫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顧慮人情扇搖因而逃避河北閭閻既困于戎馬闕之興更妨農作之闕嚴勅續遣使臣等所闕即行法密奏取裁于是闕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闕氣方盛農事正勤況屬久安豈可闕是丁夫畎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内闕習之有方終駈使之無効若鳩集益廣即經費闕此思之止為勞獘今冦戎出塞邊境已寧至于防秋須預經畫望於將相之内選材

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鋭旅分戍連城優恤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于保障城寨州郡官寮遴揀賢才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刁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若集鄉兵雖衆何用況又河南為内地人户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置戍行河北累經戎狄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詔詢文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

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上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以任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

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場無所恨于是上亦並用文武戢
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宣
等俱被此命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狄將犯邊急設
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貽
書郭守文陳五事言狄必不至既而果牒者之妄時上
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狄必
不至之狀上乃止有白萬德者真定人為契丹貴將統
治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即萬德姻族往往出外

境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徳為内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徳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粮畜牧朝命設峽口查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有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而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

還與為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即闕居業

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闕詔賜開錢三十萬闕

端拱元年秋八月乙卯甲子闕充鎮州路都部署上闕

强弱明於動靜賞闕廷以鎮定高陽闕而來則出奇闕

驍勇者間以弓矢闕制也又選廷臣押隊闕勢騎置

其士朕即以駕前精闕侯有必勝之策分布隊伍縱兵

擊闕寨皆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闕綮北十一

月闕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冦諸將欲闕書從事堅壁清

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北兵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掠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于狄矣辭氣慷慨衆皆嘆服中黄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爾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静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于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

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狄果入寇易州遂陷士卒妻子皆為狄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陛其軍額優以廪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悦繼忠因乞以隸麾下于是推鋒先入狄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已丑捷奏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荅賜予甚厚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黨項勒浪等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

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狄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敵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取其輜重涉河而遁狄將號突厥人尉司徒錫里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上召見便殿問破狄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之兵輕進易退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狄入寇以太白萬勝訣

占之語其僚佐曰敵雖以年月便利乗金而未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嘆服

太宗平交州

太平興國五年夏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亘擅權叔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六月知邕州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亂偏師可取願乘傳詣闕面奏上

大喜驛召未發盧多遜奏曰交趾内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實其謀必泄蠻寇知之阻山海為備則未易取也不若授仁實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駈而往勢必萬全上以為然也七月以仁實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州路都總管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王

僎爲廉州路兵馬總管水陸進討十一月黎亘遣牙校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狗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踰時上察其止欲緩兵不報十二月全興等破賊萬餘衆斬首一千三百四十五級六年三月又破賊軍萬五千衆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隻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屯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幷軍由

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實
仁實信之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轉運使許仲
宣馳奏仁實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
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待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于
曠野矣乃自劾有詔嘉納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
澄與賈湜孫全興皆伏誅陳欽祚郝守濬崔亮責授團
練副使贈仁實工部侍郎官其二子田錫上表曰今交
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

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賔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人之廣愛人惜力毋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毋畧内以勤遠承詔執事寛其靈誅又何必蕞爾蠻陬勞于震怒上賜詔褒奬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亘懼數遣使入貢雍熙三年以亘為静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不時留盻又刧其私覿惟取陷蠻使臣鄧君卞以歸亘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遥遠中朝人卞歴之不勞

乎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亘默然色沮

淳化元年正月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以加恩制書賜亘鎬等及境俄而擁從亘至展郊迎之禮亘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揆轡偕行亘質陋而目眇自言近世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有木塔其制樸陋亘一日同登顧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四年二月乙丑

封亘為交趾郡王亘性凶狠負阻山海久之屢為冠害漸失藩臣之禮上以其荒服不欲問罪

至道二年五月冦如洪鎮廵檢使董全斌擊走之欽州如洪咄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焚家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匿之黎亘令潮陽鎮移牒來捕固不遣因兹海賊連歲剽竊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亘詔書堯叟至遣李建中齎詔勞問亘堯叟又詰藏文勇之由乃

令盡擒獲召潮陽鎮吏付之亘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送尭叟七月朝廷遣李若拙以詔書國信玉帶賜亘若拙至亘謂曰向者刼如洪鎮乃外境蠻賊皇帝知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若拙從容謂亘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以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旄鉞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為朝廷建節帥以寧馭海表今海賊敢為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獨

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州兵剪滅使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亘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故不復會兵也亘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恩過父母自今謹守職約永靖瘴海因北望稱謝

太宗平李順

淳化四年二月青神縣民王小波作亂蜀土富饒絲綿綺號宫天下孟氏割據府庫充溢及王師平蜀其重貨

銅布載自三峽輕貨絞穀即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為一綱號為日進不數十年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之外又置博易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進上供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奪其利小波聚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附者遂攻刼卬蜀諸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貪暴民尤苦之秘書丞張樞嘗使蜀奏黜官吏之

不法獨稱元振廉能朝廷賜璽書獎喻元振得詔益恣橫與民為仇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既殺元振剖其腹實以錢刀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張玘與小波鬬于江源縣俱死衆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為帥玘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數萬攻陷邛州又陷永康軍及雙流新律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正月甲寅初右諫議大夫許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

士久安其民流寃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
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闕驤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
民有犯法者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闕捕滅于
是東上閤門使郭載闕曰者潛告載曰成都闕可免載
曰闕行先是闕城陷載與闕入據成都闕抵劍關南距
闕劫劔南諸州命昭宣闕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
闕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闕始聞成都陷召宰
相謂曰豈料賊勢猖闕罪罪在朕躬恐令隴蜀之民陷

于塗炭去年以來闕數月此亦兵氣之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闕馬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王杲率兵趨劒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宜復遣入蜀上益倚信之闕李順分兵數千衆北攻劒門劒門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投劒門道

與正兵合遂迎擊賊大破之斬首虜幾盡餘二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于城都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嘉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劒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劒門路入研石寨破賊斬首五百

級遂北過青強嶺遂平劒州　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甲寅繼恩言克綿州　又言先遣内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萬餘衆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通率兵破賊五千衆克巴州　五月丁巳繼恩攻成都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李順及其黨許詞吳文賞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衆知梓州張雍初聞順

亂即謀為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葺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鐘為箭鏑伐木為竿紐布為索器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都巡檢使盧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順等遣其黨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戰破之賊圍城八十餘日會王繼恩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繫降者一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遂州雍馳奏詔褒美斌在川陜六年以孤軍

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廷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
當召汝既而闕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以闕
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闕晝戎軍皆有節制師
行至闕天雨軍人以兜牟闕壘瀕江三面闕恐懼有終
為益州闕坊使馬知節闕恩挾勢驕恣惡闕節守彭州
配以羸兵闕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闕至申衆寡
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闕賊徒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
而出休闕至遂鼓譟以入賊衆乃敗去上聞而嘉之曰

賊盛兵闕知節不易當也援益州鈐轄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尤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絶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守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史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橐

槀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
賊衆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蠟丸帛書遣
人間道上言曰盡死力戰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峽上復
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北路都大巡檢統精兵數千人晨
夜兼行助討邊寇是月庚午繼贇入䕫州出賊不意與
巡檢使解守顒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
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
賊圍施州指揮使黃希遜兵馬使黃延霸開門擊走擒

百餘人峽路行營亦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于嘉陵江口又破賊於合州雷有終大軍柢合州境會尹元裴襄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陵州破賊五萬眉州破賊十餘萬峽路行營破張餘衆二萬復雲安軍中書以王繼恩有平賊功欲以為宣徽使上乃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八月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宣徽使上以授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羣臣慰撫給

事中參知政事趙昌闕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闕進討
繼恩握重兵闕後奏音樂又令闕輩用事恣横闕不給
軍士亦闕上屢遣使督闕因召對資福闕之訖今三十
年闕所嚮無不克顧此闕攻取之策上喜甚闕
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闕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
焉　丁丑上下詔罪已初命翰林錢若水草詔旣成進
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
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極爲精當其畧曰朕委任

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烝民起為狂寇又曰念兹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斃而今而後庶或警余初昌言行旬餘或言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亟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時已至鳳翔詔遣及之因留俟館以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先是蘇易簡言詠可屬西川事上乃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當以便宜行事是日詠始至益州陜西課民運糧

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城中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
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
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譁言前所給
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
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
繼恩日日務飲宴不復窮討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
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詠計軍食尚可支二歲乃奏
罷陝西運糧上大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

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十二月戊寅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横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　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都新復卒乘不知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戍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以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已聞其縱肆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

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竟繼恩麾下兵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賊而西川民始奠枕矣

太平治迹統類卷三